

歷史與空間

馬承鈞

海口五公祠掠影

初來海口的遊客，都會聽聞「在海南思古抒懷，一定要去五公祠」之言。陽春的一個清晨，海口朋友陳文傑來電，問我有無空閒，要陪我去遊覽五公祠，還說：「五公祠有『海南第一樓』之稱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哦！」我早就想看看這座國內罕見的「貶官文化」大觀園了，當即欣然應允，早餐畢，陳已駕車來到，我們直奔目的地。

五公祠在海口市東南隅，是紀念古代貶謫的唐朝名相李德裕和「南宋四名臣」李綱、趙鼎、李光、胡銓五位古賢的祠堂，始建於明代萬曆年間（1573—1619年）。走進這片佔地百畝的古建築群，但見綠樹掩映，流水涓涓，環境優雅，熠熠生輝，好一派鬧中取靜的清幽所在！主樓是一座兩層木結構斗拱式紅樓，高9米，建築面積近500平方米，簷牙高啄，飛簷流丹，十分壯觀。正門懸「五公祠」匾額和「海南第一樓」橫匾，兩旁有「五公英烈氣，千古海南潮」的楹聯，裡面供奉五位古賢的牌位和雕像，正氣凜然，令人敬畏。

史跡介紹云，李德裕（787—850年）是唐代政治家、文學家，歷任監察御史、翰林學士、浙西觀察使、西川節度使、兵部尚書、鎮海節度使等要職，一度入朝為相，他為官勤勉，政績顯赫，卻因黨爭傾軋、屢受排擠，後被貶為崖州（海南三亞）司戶，63歲病逝於瓊。歷代對李德裕評價甚高，譽為「萬古良相」，梁啟超將他與管仲、商鞅、諸葛亮、王安石、張居正合稱「古代六大政治家」。

李綱、趙鼎、李光、胡銓四大名臣均為反對秦檜賣國求榮、積極主戰復國的民族英雄。他們先後被貶海南後，撰寫愛國詩詞、關心民生疾苦，控訴當權者的昏庸無能。誠如廊柱上的那副長聯云：「只知有國不知有身任憑千般折磨益堅其志，先其所憂後其所樂但願群才奮起莫負斯樓；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幾人置諸海外，道契前賢教興後學乾坤有正氣在此樓中」，端的將五位先賢的精神與貢獻寫得淋漓盡致！

主樓兩側有五公精舍、學輔堂、觀稼堂、蘇公祠、伏波祠、浮粟泉、酌亭和瓊園，亭台樓閣、古色古香，凸現了歷史滄桑感。我們走近右側的「五公精舍」和學輔堂。五公精舍原為晚清時期海南學子攻讀史書之處，現成海南歷史陳列館。學輔堂則是浙江名士郭晚秀當年講學的課堂。堂中陳列漢代銅鼓、明朝銅鐘及南宋「詩詞皇帝」宋徽宗趙佶所

題「瘦金體」石刻《神廟玉清萬壽宮詔》碑，另有海瑞手書的四首唐詩和一尊釋迦牟尼銅像，值得一看。

五公祠東側的蘇公祠最是一大亮點。它是明萬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為紀念被貶海南的「一代文宗」蘇軾而建。兩邊楹聯為「此處能開眼界，何人可配眉山」，祠內立有蘇軾詩詞碑刻，祠前有碑坊、拱橋、荷塘、風亭和佔地十畝的瓊園，園內有洗心軒、浮粟泉、粟泉亭、仙遊洞等名勝，令人發思古之幽情。隔壁還有後來建的丘公祠、海公祠，紀念海南名人丘濬和海瑞。

蘇公祠裡最耀眼的一座古井——浮粟泉了。陳文傑說，此泉有「海南第一泉」之譽。北宋紹聖四年（1097年），大文豪蘇東坡遭人陷害，被貶瓊州別駕，安置到海南島昌化軍（今儋州）。途經海口時他曾在金粟庵停留。見居民飲護城河之濁水，他心有不忍，便察看地形，終有發現，遂對當地人說：「依地開鑿，當得兩泉。」居民按蘇軾所指掘之，果然挖出兩眼清泉，冒出的水泡浮於水面猶如粟米金光閃閃，且甘甜清爽，民眾大喜，奔走相告，對蘇翁自是感恩戴德，遂稱兩泉為「金粟泉」和「浮粟泉」。這便是「指鑿雙泉」典故。

浮粟泉邊有粟泉亭，係明代海口知府翁汝遇於萬曆四十八年（1620）所建，也有400年了。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瓊州知府葉汝蘭將其改成正方形古井，建粟泉亭紀念。亭剛建一半，翁汝遇晉陞入京，遂由繼任知府謝繼科完成。我感慨：「一張圖紙畫到底，兩代知府敬古賢，可敬！」站在古井前，文傑道：「這二泉歷經千載，無論旱或雨季水位都保持不變，堪稱奇跡。過去海口一帶財主商人除夕時都會到泉邊拜一拜，取水回家，以求來年財源廣進、舉家安康。」他說，前些年衛生部門化驗，此泉是優質礦泉水，含多種寶貴礦物質呢！

附近還有一座酌亭，也為「指鑿雙泉」而建。相傳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六月，蘇東坡遇赦北返中原，再次途經此地，當地名士邀蘇軾為亭命名賦詩，東坡欣然命筆，寫了一首《酌亭詩》：「酌彼兩泉，挹彼茲茲。一瓶之中，有漚有涵。以瀾以烹，眾賦莫齊。自江徂海，浩然無私。豈弟君子，江海是儀。既味我泉，亦嘖我詩。」此亭為清代風格，我倆入亭小憩，緬懷蘇大學士詩才，更敬慕他不在其位而「謀其政」、為百姓找水的愛民情懷。



五公祠內蘇公祠。網上圖片

瓊園是民國四年（1915年）擴建五公祠時由海南觀察使、廣西人朱為潮建造的一組園林。「瓊園」二字取「南溟奇甸，瓊台勝境」之意。園中的仙遊洞堪一遊，它用海南火山岩壘砌而成。據說朱為潮遊園時，夢見自己與宋代海南「道士詩人」劉適在洞酌亭飲酒吟詩，談興正濃時劉指着亭外說，此地是他誕生地，說罷飛天而去無影無蹤。朱為潮夢醒後感慨萬分，下令在此地建一假山洞，並依劉適詩句「仙遊洞裡杳無人」為洞命名，現洞口「仙遊洞」三字，乃朱為潮手跡。

那眼金粟泉明代時已湮沒，朱為潮建了個「洗心軒」做紀念。我們走進洗心軒，正門柱鐫有楹聯曰「一水可曾將耳染，纖塵絕無上心來」，不禁想起蘇軾在儋州寫的那首《別海南黎民表》：「我本海南民，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遠遊。平生生死夢，三者無劣優。知君不再見，欲去且少留。」東坡高風，盡在詩中矣！五公祠東側還有造型古樸的兩伏波祠和拜亭，紀念西漢前伏波將軍路博德和東漢後伏波將軍馬援，係明萬曆四十五年（1617）海口副使戴禧所建。我感慨：歷史是一面鏡子，凡對民族建功立業之人，人民不會忘記！

陳文傑說，解放之初五公祠曾全面重修，1974年、1984年又兩次修整。1994年再撥款兩千萬元在五公祠新建4,000多平方米的三層仿古五公祠陳列館，展出五公史跡和瓊島歷史人文，還建起拱橋、花園、綠地等，更令五公祠蔚為大觀、光彩照人。據王介紹，周恩來、董必武、陳毅等領導人曾先後到此參觀，並留下詩詞墨寶。如今五公祠每年接待海內外遊客數十萬人次。臨別，回眸這片古風猶存、凝滯「貶官文化」、人文豐厚的大型建築群，我自感慨萬千，對文傑道：「今日不虛此行，有空再來細看！」遂詠出一詩：

瓊台勝景五公祠，樓榭登羣萬客至。浮粟泉水流千載，先賢功德長相思……

書若蜉蝣

葉輝

大聖佛堂與城隍廟

話說秀茂坪山中有一間廟宇，每年神誕日吸引大批中外傳媒採訪，歷數十年而不絕，附近的木屋區更套用其名稱為村名，廟宇即秀茂坪標記，此間廟宇就是供奉齊天大聖孫悟空的大聖佛堂；佛堂建於山谷大平台之上，由多座建築所組成，當中包括大聖佛堂山門牌坊、大聖寶廟、三太子廟、天地父母廟、福德廟、三官大帝廟；廟內有三座碑，刻上1987年、1994年及1998年重修廟宇善長芳名。

佛堂的廣場可容納近千人，乃秀茂坪每年做神功戲及拜神的主場地。廣場未端有一口水井，應為以前居民之遺物，已乾涸。供奉大聖佛祖、天地父母、觀音大士、豬八戒、沙僧、三太子（哪吒）、三官大帝、華光大帝、福德老爺、譚公仙聖、玄天上帝、趙太祖師、達摩祖師、財帛星君及葉公元帥夫婦等。

大聖佛祖的靈異傳聞不絕於耳，當中善信陳淑的親身經歷可謂不可思議，他乃警長，因妻子患邪病，在1964年結識大聖童子鍾淦，給他一杯有舌血的清水，予妻子喝可治其病，豈料他駕車回家，還未踏入廣東道警察宿舍門，妻子就早已在門前等他，叱喝「我等你好久」，遂欲搶走水杯，他就把水潑向妻子，而她一接觸符水即軟癱地上，醒後就如大病一場，什麼也記不起，邪病也漸漸好轉；其後他為感謝神靈，就協助籌建廟宇，最後更擔任1968年此廟的第一屆理事，退休後他長時間留在廟

內幫忙，擔任會務主管。

廟宇可敬奉神靈，亦為聯繫鄉誼的場所，比如秀茂坪捷勝城隍廟，既是神廟，亦如同鄉會，延續一群捷勝鄉里的信仰，在此閒話家常；城隍廟香火源自海豐縣捷勝鎮，故又名捷勝城隍廟，信眾也以捷勝僑居鄉居多；在上世紀六十年代，一群捷勝人偷渡來港，後來在秀茂坪大聖村聚居，有人就搭一間木屋，供奉隨行帶來的城隍，廟內連神像也沒有，及至1975年，此廟發起籌款，在舊址附近覓地建廟兼訂造一大神像，從而奠定規模。

多年下來，曾駐有多名廟祝，第一代為王炎，第二代姓蒲（失其名），第三代姓張（失其名），目前則有何維聲打理；此一廟宇以三合土所建，門頂有「城隍廟」三字的雲石牌匾（1978年），正中央為神龕，奉有一座頗大的木雕城隍像，旁有「行身」一尊，善信稱兩者為大老爺、二老爺；龕前左右各有立像多座，五官栩栩如生，為城隍的侍臣。廟外相連的平台有鐵亭一座，上懸「正真堂」三字金漆牌匾，亭中三合土台為放供品處；城隍神像參考捷勝廟，傳城隍日理陽間事，夜審陰間案，為官正直，故善信稱其廟為「正直堂」，稱其為「正直大老爺」；上世紀八十年代時，有一年除夕，城隍突降靈到一善信林寶順身上，不斷手指附近山頭的木屋，果然到了年初三，木屋突然失火，但因城隍及早提示，居民早已躲開，故無人命損失。

施詞度墨香

詩：施學概 書法：梁君度

恭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習近平主席金句：“祖國必須統一，亦必然統一。”有懷調寄《望江南》。四題

心香送，金語九城揚。喚發龍孫同覺悟，莫教東夷再猖狂。雷激震東方。

牽魂魄，金語九城揚。莫道管弦無絕韻，應知前景有璋章。情暖統和昌。

情未了，金語九城揚。唯有澄心同洗耳，更須圓鑿共征航。尊酒話滄桑。

傾肺腑，金語九城揚。雨打風吹聽喚雁，冰銷情注認家鄉。棠棣共商量。

伯天施學概鞠躬

豆棚閒話

青絲

大話吃蛙

荷蘭作家房龍有一本《與世界偉人共進晚餐》，虛構邀請各時期的名人到家裡做客。作者每次都要煞費苦心準備一份菜單，保證客人吃到的食物，與真實的歷史細節契合。我看完以後就想，假如我請古人吃飯，菜單就只好安排多了，因為吃蛙是永遠也不會過時的。吃蛙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唐。柳宗元和韓愈兩位古文大家，一個被貶至柳州，一個被謫到潮州，一個身在廣西，一個身在廣東，天涯地遠，何以安慰？於是這一對落魄漢，兩個失意人，於苦悶彷徨下，就互相交流吃青蛙的經驗體會，以澆胸中壘塊。雖然那時候沒有電話和手機，聯絡不怎麼方便，但誰若是吃了好東西，不能與人吹噓說道一番，無法滿足自我呈現的慾望，亦如錦衣夜行，即使再美味的味道，也會被打上一份折扣。深諳此節的韓柳二人，就書信往來，作詩酬答，表達自己和光同塵、與

俗俯仰的生活態度。

韓愈的膽子小，青蛙吃得少，吃得也很鬱悶。他的《答柳柳州食蝦蟆》詩：「余初不下喉，近亦能稍稍。當懼染蠻夷，失平生好樂。」剛開始一口也吃不下，現在多少能吃一點了，還時常擔心會因此染病，再也無法享樂，是種戰戰兢兢的體驗。

相比起來，柳宗元就吃得非常暢快，以至於韓愈不無羨慕地問：「而君復何為，甘食比黎藿？」更具浪漫主義精神的柳宗元，知道應該為自己設定的不是擁有安全感，而是如何忍受不安全感。當然也可能是柳宗元的廚子手藝好，能將蛙肉做得和「豢豹之胎」一樣美味。

北宋時，梅堯臣在范仲淹的宴席上賦詩，有「子厚居柳州，而甘食蝦蟆」句，可見他是沒吃過蛙肉的，所以把吃蛙想像得很可怕，與吃河豚相提並論。但換了蘇軾，不僅肯為河豚「值那一

死」，還寫詩記錄自己吃蛇吃蛙，「烹蛇啖蛙蛤，頗訝能稍稍」。而且，吃蛙萬不可剝皮，口感最妙的是蛙皮。清人袁枚喜食蛙，他的廚子曾自作聰明把蛙皮剝去做菜，袁枚氣極罵道：「劣僧真不曉事，如何將其錦襖剝去，致減鮮味！」美國禪宗哲學家阿倫·瓦茲說過，如果殺了一隻雞卻沒有能力煮好，那隻雞就是白死了。袁枚或許就是為青蛙的死感到不值，所以才會破口大罵。

吃蛙在古代就像一張試紙，可以測試出不同的人與身邊世界的對轉關係。因為創造力強的人，會更有動力去做具有創造性的事。在正統士大夫極端鄙夷的情況下，有勇氣打破陳見、敢於體驗新奇事物、追求他人無從擁有的體驗的人，創新能力也比一般人要大得多。所以，韓愈、柳宗元、蘇軾、袁枚才會成為文人中的燈塔，而其他人只能是仰望他們光芒的房客。

來鴻

羅大佳

懷念舅公

「舅公」是奶奶的弟弟，父親的舅舅，在北方，又可以叫作「舅爺」。男人是作為「舅」字輩在家族姊妹中存在的。女子的兄弟叫「舅子」，母親的兄弟叫「舅舅」；奶奶的兄弟叫「舅公」。「舅」字輩的男人不僅是保護家族中姐妹的強悍形象，更是晚輩們的一種靠山，是天塌下來也要替他們撐住半邊的人。家族中除了父母之外，舅舅又是最親的親人。

舅公曾經做過保長，那是在民國時期。奶奶從洪雅嫁到丹棱的公公家後，家境開始不錯。那時候奶奶的公公爹，也就是我們的曾祖父靠經營布匹和開染坊起家，掙下了一份不錯的家業。因為人緣好、有能力，曾祖父先後當上了甲長、保長和團練隊的團長。但後來，曾祖父被一些狐朋狗友拉下水，染上了鴉片煙癮，幾乎敗光了所有的家業，擔任的職務也被解除。那時候國民黨的24軍駐紮在丹棱縣城，經常徵稅抓丁，爺爺雖然是獨子，但和奶奶生了五個兒子一個女兒。以前因為曾祖父在地方當官，爺爺和奶奶沒有後顧之憂，現在曾祖父的官職被免了，兒子們去當壯丁是在所難免。為避免自己的兒子們被抓壯丁，爺爺奶奶帶著我的父輩們遷居到奶奶的娘家居住，因為奶奶的弟弟是當地的保長。爺爺和奶奶帶著兒女們回到丹棱縣城居住後，租房、租地，從洪雅縣城買驢子背到去賣，生活的艱

辛可想而知。值得慶幸的是，父輩們沒有一位被抓了壯丁，這其中，舅公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爺爺英年早逝後，奶奶一位婦道家，既要管教我的父輩，操心一家人的生產生活，又要隔三差五地返回老家文武官照顧我那年邁的曾祖父、曾祖母，而那時，我的曾祖父又因患眼疾雙目失明了，如果沒有舅公為她出主意，壯膽子，做主心骨，奶奶和父輩們的生活又將如何呢？

舅公雖然貴為保長，但也不是所有的保長都像戲劇小說中描寫的那樣，魚肉鄉里、腰纏萬貫。據說後來奶奶賣了一條牛，舅公向她借了一些錢，沒有還清。這件事作為一個疙瘩，留在了父輩們的心裡。洪雅解放後，實行土地改革時，舅公作為國民黨時期的鄉保長，自然成為鬥爭的對象。沒想到的是，在村裡召開的鬥爭會上，三伯也上台揭發舅公借錢不還，並把這件事上升為欺壓剝削貧苦農民。我不知舅公那時是否疼愛過三伯，也不知舅公看到自己的外甥上台鬥爭自己時是怎樣的心情，但我想，那一定是一種淒涼至極、糟糕透頂的心情。有時我也想，就算舅公那時沒有疼愛過我的三伯，那他也一定幫助過我的奶奶，當奶奶得知自己的兒子去鬥爭自己的弟弟時，那種心情也一定是矛盾萬分，左右為難，而又無可奈何的。我見過三伯，從小也得到他和三媽的疼愛。他精明能幹，有情有義，後來也當過生

產隊隊長。

總之，舅公借了我們家的錢不還這件事，從此成為兩家的話柄。記得小時候大哥和舅公的兒媳婦（我們叫她「表娘」）吵架時，大哥常常對表娘吼道：「你家公公把我們家欺負安穩了！」聽得多了，我就悄悄問父親，舅公真的借了我們家的錢不還嗎？父親嘆了一口氣說，那是舊社會嘛，你舅公雖然是保長，日子也不好過，你奶奶賣了牛，他是來借了些錢回去，但也還了一部分，沒還清肯定是沒錢嘛。我再問父親，那時候您去鬥爭舅公嗎？父親回答說沒有，接著眼裡流露出一絲埋怨的神色說，那是你三伯幹的事情，你舅公平時對我們家也照顧不少的。舅公是上個世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，父親說這話的時候舅公去世已20多年了，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也應該感到些許安慰了吧。我沒有見過舅公，我出生的時候舅公早已不在人世好多年了。但我見過舅公的兒子，我們叫他「表叔」，那是一位憨厚樸實的莊稼人。我也見過舅公的女兒，我們叫她「嬢嬢」，那是一位精明能幹的農村婦女。舅公有三個孫兒一個外孫，一位孫兒和我是小學同班同學，那是我的表弟；舅公的外孫是我的表哥，至今我們關係良好。

懷念舅公，懷念那種為家族中的弱勢群體遮風擋雨的角色。懷念舅公，懷念那一份被歲月的煙塵淹沒的親情。

生活點滴

王傳珍

家有「讀書」貓

這輩子從沒有打算養貓，但是人生充滿變數，就如日本學者鈴村和成說的：「人和貓的邂逅，是世間最美麗的邂逅。也許起於偶然，也許早就注定了。」偶然的機會，我領養了一隻剛足月的小貓，黑白灰相間的毛皮光滑，一雙琥珀色的圓眼睛散發出天真無憂的神情。

牠剛到我家時，對新環境大概是不適應，總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樣子。我想盡各種辦法逗牠，牠也總是離我遠遠的。我於是放棄親近牠，只管做自己的事了。吃過晚飯忙完各種家務，我才有空坐在陽台上，窗外燈火闌珊，無邊夜色帶來些許沉靜，我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攤在腿上，這幾年忙工作忙生活，幾乎丟了讀書的習慣了。剛看了幾行字，就開闔迷惘起來。

正自朦朧時，小貓悄悄地靠近我，牠先試探着在我腳邊觀望，見我沒有動靜，就跳上我的膝蓋，蹲坐在書上，牠用爪子撓着書頁，再用鼻子湊上去聞聞，好像發現了什麼似的，低下頭居然吃起了書角。我輕輕伸出手撫摸牠的頭，牠光顧着研究書頁間的秘密，竟然接受了我的示好。

為了「取悅」小貓，一有時間就拿本書攤開在面前，小貓總是喜歡跳上來玩，這裡聞聞那裡咬咬，我竊喜，這樣玩下去，沒準能成為一隻知書達禮的貓呢。

不知不覺中，我就這樣把擱置很久的夏日漱石的《我是貓》看完了，還養成了每晚讀上兩首唐詩的習慣，因為小貓特別喜歡啃《唐詩鑒賞詞典》硬硬的邊角。我翻動書頁時，牠伸出前爪搭在書頁上，我於是就着這一頁繼續讀下去。牠見我如此專注，就將書角放在嘴裡品嚐，我從來不懼牠的破壞，也算是書盡其用。

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，小貓常吃書並和我一起讀書，漸漸地有了「文青」氣質。牠有時候蹲在窗沿上，用溫柔的眼神望着對面屋頂上的小鳥，小鳥也好奇地看着牠。過了很久，小鳥撲棱着翅膀飛向天空，小貓嘔吧着嘴巴，喉嚨裡發出柔和的「咕咕」聲，彷彿有一種甜蜜的憂傷。

有親戚朋友到我家玩，說我運氣好，遇上了一隻性格好氣質好的小貓。我嚥下嗒嗒，心裡卻暗自得意，咱家小可愛也是經過書香渲染的「讀書貓」，不僅懂了自己的「貓科」魅力，也幫我重新找回了讀書的樂趣。